

一、以“和”为“尚”的沙和尚

沙僧悟净，是观音赴东土寻找取经人时最早劝化的；而唐僧西行路上却最后一个收其为徒，这才按入门的时序将他排在悟空、悟能之后，成了“三师弟”。唐僧收悟空只是举手之劳，揭了如来的法帖，便完了事；唐僧收悟能则有劳悟空打斗了一番，那悟空偶然说出取经人，这悟能才束手就擒；而悟净最为凶顽，他凭着流沙河的大水狂澜，与悟能、悟空斗狠，弄得悟能、悟空连连称难，弄得唐僧满眼下泪，直闹得惊动了南海观世音，唐僧才收得这个三徒弟。虽然悟净入门前十分凶丑，可皈依后却是师父最乖的徒儿。那唐三藏长老见他“真像个和尚家风”，又叫他沙和尚。不知是唐长老圣心慧眼，能先知先觉，还是“和尚”这个名头有什么法力，从跟定唐僧后，沙僧真个成了以“和”为“尚”的真和尚。

读《西游记》的人都知道，作者对悟空用墨最多，全部小说几乎就是演说美猴王的神话故事，而八戒次之，唐僧又次之，至于沙僧则着笔最少，所以有人以为作者有失公道，没有很好地塑造沙和尚的形象，说沙和尚的形象单薄。我则以为不然，作者对唐僧、八戒、沙僧轻描淡写，而大笔浓涂孙悟空，旨在突出神话英雄小说的主旨，即拼搏人生、百折不挠、争取胜利的精神，这是作者描写人物主次分明、轻重适度的嘉处。就唐僧、八戒、沙僧这几位陪衬性人物而言，虽然所用笔墨不及孙悟空，但也形象鲜明、个性突出，比如沙和尚以“和”为“尚”的精神，便贯穿于沙僧西游历程的始终，读来只觉特立鲜活，不能不说够得上文艺评论家称道的“这一个”。

在《西游记》小说中，由于取经师徒受到外部矛盾的撞击挤压，师徒四人内部也生发了裂变倾向。就师徒间的矛盾说，唐僧与悟空较为突出；就师兄弟间的矛盾说，悟空与八戒较为突出。在诸如此类的矛盾中，沙僧总是周旋于矛盾的双方之间，用取经的共同目标和利益团结师徒四众，促进了取经事业的顺利完成。小说第四十回，红孩儿妖为吃唐僧之肉，两番纵红光尾随取经人寻机行劫，悟空两次把唐僧撮着脚推下马来，呼唤八戒、沙僧各持兵刀保护师父。那唐僧不识好歹，只怪悟空恐吓于他，詈骂悟空，“这个泼猴，十分弄我！”悟空争辩了几句，他便大怒，狠狠的，要念紧箍儿咒，是沙僧苦苦相劝，唐僧才罢休。唐僧被红孩儿妖一阵风摄去，悟空怨师父不听人说，将妖精认作好人儿子女，有些意懒心灰，嚷着：“兄弟们，我等自此就该散了！”是沙僧劝道：“今日到此，一旦具休，说出这等各寻头路的话来，可不违了菩萨的善果，坏了自己的德行，惹人耻笑，说我们有始无终也！”劝得悟空回嗔作喜，抖擞精神，去迎救师父。第五十五回，毒敌山一战，悟空被琵琶精扎了头，只叫：“疼！疼！疼！”八戒耍笑悟空：“只这等静处常夸口，说你的头是修炼过的，却怎么就不禁这一下儿？哥啊，我的胎前产后病倒不曾有，你倒弄了个脑门痛了。”是沙僧劝道：“二哥且休取笑。”且规劝二人想办法救师父。第八十一回，镇海寺中，悟空吩咐八戒、沙僧看守师父，结果师父却被白毛鼠摄进了无底洞，气得悟空捞起棍一片打，连声叫道：“打死你们！打死你们！打死你们！”那八戒慌得走也没路，是沙僧软款温柔劝道：“宁学管鲍分金，休仿孙庞斗智。自古道‘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须教父子兵’，望兄长且饶打，待天明和你同心戮力，寻师去也。”如此说来，沙和尚可不是一般读者所感觉的，只是牵马的马童，挑担的挑夫，保护唐长老的警卫，他还是一个凝聚四人团体的思想工作者，是一个以

“和”为“尚”的实干家。沙和尚以“和”为“尚”的精神不仅表现在处理矛盾的事迹中，还表现在他自己的品德修养上。他说话极圆转：通天河结冻封河，唐僧催八戒备马，急于踏冰过河；陈老挽留，意欲待雪融冰解，办船相送。沙僧怀疑这八月封冻其中有诈，有意不让师父急行，而规劝语极委婉，他先说：“就行也不是话，再住也不是话。口说无凭，耳闻不如眼见。”先退一步，不违师意，备了马带师父来到河边。到了河边后他才申诉己意，“师父啊，常言道：‘千日吃了千升米。’今已托赖陈府上，且再住几日，待天晴化冻，办船而过。忙中恐有错也。”这等言语，哪里像悟空的狠话、八戒的牢骚，多么温和。他处事极随和：师徒们正在路上踏青玩景，忽见一座庵林，那唐僧下马就想自己去化些斋吃。行者拦阻：“俗语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岂有为弟子者高坐，教师父去化斋之理？”八戒也劝：“古书云：‘有事弟子服其劳。’等我老猪去。”只有沙僧别是一样，他道：“师兄，不必多讲。师父的心性如此，不必违拗。若恼了他，就化将斋来他也不吃。”这等处事，哪里像悟空的急躁，八戒的刁滑，多么通人情理。他对事业极忠诚：西游路上，唐僧忽闻啼鸟之声，又起思乡之念。行者道：“师父，你常以思乡为念，全不似出家人。放心且走，莫要多忧。古人云：‘欲求生富贵，须下死工夫。’”，三藏道：“徒弟，虽然说得有理，但不知西天路还在那里哩！”八戒道：“师父，我佛如来舍不得那三藏经，知我们要去取，想是搬了；不然，如何只管不到？”沙僧道：“莫胡谈！只管跟着大哥走。只把工夫捱他，终须有个到之之日。”沙和尚这话虽不是什么豪言壮语，却也掷地有声，诚心可表。不过，沙僧也不是一味地以“和”为“尚”，他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在南海落伽山，他见孙行者立在观音之侧，等不得说话，就掣降妖杖望行者劈脸便打，口里乱骂道：“我把

你个犯十恶造反的泼猴！”虽说此番全出于对悟空的误会，错把六耳猕猴干的恶事栽在悟空身上，但这一打一骂，恰说明了沙僧的以“和”为“尚”是有他自己的原则的，这个原则便是是否有利于取经的圣业。小说第三十七回，沙僧借月谈禅，有两句偈语，“水火相搀各有缘，全凭土母配如然。”我不懂参禅，我理解偈中的水指唐僧，火指悟空，土母便是沙僧，其意暗示唐僧与悟空的关系，当仰仗沙僧维系。这两句偈语当是《西游记》作者塑造沙僧的框架，亦是沙僧以“和”为“尚”精神的底色。

沙和尚以“和”为“尚”的精神是非常有意义的。众所周知，取经之路有十万八千里之遥，一路上有关河险要、妖魔凶恶，艰难万分，小说计算自唐僧出世共历九九八十一难，其泪别长安，踏上取经征程亦有七十七难，就是从沙僧从师西游算起，也有六十六难。对踏着劫难走取经路的人来说，师徒的同心戮力，无疑是战胜劫难的保证。以此而论，沙和尚以“和”为“尚”的精神，在《西游记》小说中的描写，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虚笔，而是作者独具匠心的刻意渲染。其实，“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孔子在《论语·学而》篇中说：“礼之用，和为贵。”把“和”视为“礼”之核心；吴起在《吴子》一书中说：“必先和而造大事。”把“和”看成成大事的基础；荀子在《荀子·王制》篇中说：“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论述了“和”的作用；孟子在《公孙丑下》篇中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突出了“和”的地位。《西游记》的作者正是通过沙僧的描写弘扬了这种精神。在《西游记》故事中，唐僧师徒正是依靠这种“和”的集体力量踏过了取经路上的劫难，取得真经的。

二、僧是愚氓

唐僧，史有其人。若翻开有关史料，你会发现，历史上的唐僧，不仅是个有道高僧，而且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唐僧的法门弟子称颂他“聪悟不群”、“备通经奥”，古时的史家称赞他“辩博出群，所在必为讲释论难，蕃人远近咸尊伏之”，唐太宗直把他誉为“法门之领袖”，至于他“乘危远迈，杖策孤征”，更是有口皆碑。然而，《西游记》中的唐僧，却完完全全成了另一个人，除了他心存取经大志还有一点史中唐僧的影子外，他简直被描写成一个是非不辨、软弱无能、刚愎自用的腐僧。毛泽东曾评价过《西游记》中的唐僧，说他是“个愚氓”。毛泽东的这二字评语，深刻地剖示了西游人物唐僧的致命的性格缺残。

就《西游记》中的唐僧考查，其“愚氓”的表现有四个方面：一是人妖不辨。白虎岭，白骨精一变少妇，二变老太，三变白头老翁，三戏唐僧，欲吃他一块肉，长寿长生。那唐僧只认作好人，全不知是个妖精，反而怪罪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竟写下一纸贬书，把个孙悟空逐回了花果山。二是好歹不分。两界山下，六个剪径的大王，各执长枪短剑，利刃强弓，拦住了去路。面对悟空不打死他们，他们就要打死唐僧的毛贼，孙悟空将他们一个个尽皆打死。那唐僧却指责悟空是无故伤人的性命”，“不分皂白”，“全无一点慈悲好善之心”，侮骂悟空“忒恶”。三是固执己见。小雷音寺前，悟空观其景象，虽似雷音，却又路道差池，并且禅光瑞蔼之中，透出凶气，遂劝戒师父：“决不可擅入，恐遭毒手。”那唐僧只不以为然，见“雷音寺”三个大字，即滚鞍下马，倒身而拜。悟空告诫师父，“山门上乃四个字”，是

为“小雷音寺”。那唐僧仍执意要进寺拜佛，以为“就是小雷音寺，必定也有个佛祖在内”。悟空再行劝阻：“不可进去。此处少吉多凶。若有祸患，你莫怪我。”那唐僧还是不采，取僧帽，换袈裟，举步进寺。结果师徒四众尽皆被黄眉童子拿住，又蒙劫难。四是执迷不悟。西游路上，唐僧自白虎岭起，屡受妖魔欺骗。白虎岭的白骨精，平顶山的银角大王，枯松涧的红孩儿妖，金 峯山的独角兕，小雷音寺的黄眉怪，盘丝洞的蜘蛛精，黑松林中的金鼻白毛耗子精，这等妖精都施妖术欺骗过唐僧，或变为美女，或变为孩童，或变为伤残的道人，或变为可怜的老翁，或幻设亡人之宅，佛家寺庙、女子闺院，其手段都出于一辙。那唐僧一而再、再而三屡屡上当，虽然每次上当遇难后，对自己不听悟空规劝都颇有悔恨，却只是不知教训，直落得一路遭难。追究《西游记》中唐僧“愚氓”的根由，小说中以为是“心慈”所至，我则以为是教条的恪守佛门教义。众所周知，佛家以慈悲为怀。慈与悲，是佛家“四无量心”中的两种“无量心”。

《智度论》言：“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按此佛理，唐僧“心慈”实无可非议。但唐僧慈悲的对象净是妖魔与歹人，这就不免让人对唐僧的“心慈”有所疑问。其实，佛家也是讲究“惩恶”的，《往生要集》中就记述了惩治恶人的法门，“即上彼树，树叶如刀，割其身肉，次割其筋，如是割一切处。”即便在《西游记》小说中，佛家“惩恶”之例也屡有所见，如来压齐天大圣于五行山下，观音借托塔天王神刀整治红孩儿，如来令文殊菩萨的坐骑狮狒王将乌鸡国王浸死在井中，均是其例。由此说来，唐僧的“心慈”就未免过于教条了。这种“愚氓”的心态，必然要做出“愚氓”的行为。足见，《西游记》中的唐僧确是愚氓。

色勒卡说，“愚蠢是生命的包袱”。耶稣说，“愚人的生活比地狱还糟”。这些话说得形象而有道理，因为愚蠢的确给人生带来了各种各样程度不同的苦难，这是历史与现实都已经证明了的事实。就《西游记》的故事来说，如果我们排除西游劫难佛祖定的神话说，从取经人自身去找原因，那么作为取经首脑唐僧的愚蠢就无疑是其某些劫难的直接原因。我想读《西游记》的男女老幼，即便文化不多，缺乏深层的思考，也会直观地感觉到这一点。因为，《西游记》的作者，用漫画式的笔法，将唐僧的愚氓形象突出得像浮雕一样的明显。

有人说，《西游记》将历史上的圣僧式的唐僧写成了愚氓，是为了改变小说成书前西游故事的主题，把纪实性的以唐僧为中心的记游作品异化为虚构的以孙悟空为中心的神话小说。也有人说，这样写是为了突出孙悟空的英雄形象。还有人说，这完全是出于批判宗教的目的，讽刺佛家的伪善。我以为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警示读者，愚则误人害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唐僧一系列愚蠢的故事，是著名的《东郭先生与狼》的寓言故事的续写。





三、听谎

寻着“救人”的喊声，唐僧抬头看去，原来是个小孩童，赤条条的，吊在树上，那唐僧到得树下，将鞭梢指着问道：“你是那家孩儿？因有甚事，吊在此间？说与我，好救你。”

那红孩儿妖见问，越弄虚头，眼中噙泪，叫道：“师父呀，山西去有一条枯松涧，涧那边有一庄村，我是那里人家。我祖公公姓红，只因广积金银，家私巨万，混名唤作红百万。年老归世已久，家产遗与我父。近来人事奢侈，家私渐废，改名唤作红十万，专一结交四路豪杰，将金银借放，希图利息。怎知那无籍之人，设骗了去啊，本利无归。我父发了洪誓，分文不借。那借金银人，身贫无计，结成凶党，明火执仗，白日杀上我们，将我财帛尽情劫掳，把我父亲杀了，见我母亲有些颜色，拐将去做什么压寨夫人。那时节，我母亲舍不得我，把我抱在怀里，哭哀哀，战兢兢，跟随贼寇，不期到此山中，又要杀我，多亏我母亲哀告，免叫我刀下身亡，却将绳子吊我在树上，只叫冻饿而死。那些贼将我母亲不知掠往哪里去了。我在此已吊三日三夜，更没一个人行走。不知那世里修积，今生得遇老师父。若肯舍大慈悲，救我一命回家，就典身卖命，也酬谢恩师。致使黄沙盖面，更不敢忘也。”

红孩儿妖这一番言语，纯系子虚乌有的谎言。他数年前，闻得人讲：“东土唐僧往西天取经，乃是金蝉长老转生，十世修行的好人。有人吃他一块肉，延生长寿，与天地同休。”他朝朝在山间等候，盼至今日方得一遇，这才变化成七岁顽童，将麻绳捆了手足，高吊在松树梢头，来骗取经

之人。

这番谎言，还真的言之有效。唐僧闻言，认了真实，就叫八戒解放绳索，救他下来。悟空虽知他是妖，所言是诈，但碍于师父在前，一则做不得手脚，二来又怕念紧箍儿咒，也只得以言语相讥：“那泼物！有认得你的在这里哩！莫要只管架空捣鬼，说谎哄人！你既家私被劫，父被贼伤，母被人掳，救你去交与谁人？你将何物与我作谢？这谎脱节了耶！”可红孩儿滴泪而言：“虽然我父母空亡，家财尽绝，还有些田产未动，亲戚皆存。”一句话堵住了漏洞，弄得悟空也无可奈何。八戒听说，扛住悟空道：“哥哥，这等一个小孩子家，你只管盘诘他怎的！他说得是，强盗只打劫他些浮财，莫成连房屋田产也劫得去？若与他亲戚们说了，我们纵有广大食肠，也吃不了他十亩田价。救他下来罢。”呆子只是想着吃食，哪里管什么好歹。唐僧与八戒听信谎言的结果是，使红孩儿妖怪有了可乘之机，在半空里弄了一阵旋风，骋风头，将唐僧摄了去，无踪无影，不知摄向何方，无处跟寻。

心理学家认为，谎言有两个要素，一是具有企图欺骗他人的目的，二是为着编造非真实的话语。谎言的欺骗性在于，它能混淆视听，以假乱真，其高明者还能够极大限度地去迎合欺骗对象的心理。红孩儿的谎言，可谓是高明者。且不说他变化成七岁顽童的伪态，把自己打扮成弱者和“童语无欺”的老实人，只就他谎言本身去分析，那谎言中起码传达出两个虚假信息，一个是“遭逢大难”，一个是“万贯家私”，这两个虚假信息，一个是为着打动出家人的善心，一个是为着诱动贪婪者的欲望，这恰好迎合了唐僧和八戒的心理，这便是红孩儿的高明之处。

当然，谎言无疑是以企图欺骗他人为目的的，这便造成了这样一个事实：说谎者一定要把谎言说与听谎者，听谎者

如果不相信谎言，谎言便是空话；听谎者如果听信了谎言，谎言才能够达到欺骗他人的目的。这个事实说明，说谎者的欺骗目的是否能实现，其关键不在于说谎者，而在于听谎者。红孩儿的谎言之所以能够得逞，其原因就在于唐僧与八戒对之信而无疑，尤其是唐僧，竟达到了执迷不悟的程度，不仅救下了红孩，还叫悟空去驮他。小说中交代，唐僧听信谎言的因由有二：一是“噫！分明他是个精灵，变化得这等，那师父却是个肉眼凡胎，不能相识”。二是“长老心慈”。至于八戒听信谎言则是“呆”和“只是想着吃食”。这便是唐僧与八戒被骗的症结所在。虽有火眼金睛的悟空一再提醒，可唐僧和八戒却认为悟空惫赖，一个指斥悟空“全无一点儿善良之意，心心只是耍撒泼行凶”；一个埋怨悟空这等一个小孩子家，你只管盘诘他怎的”，一唱一和，让人生厌。总而言之，综合唐僧与八戒的心理弱点，一是不辨真假，而又固执己见；二是不明是非，盲目地慈善；三是利欲熏心，为一己之得所迷。听谎者有如此的心理疾病，其受骗上当必然在所难免。

有人说，谎言在当今的世界中，就像细菌无所不在，无孔不入。这话并非耸人听闻，只要你回顾一下自己的生活遭遇，恐怕谁也不能说没有被谎言欺骗过。不过谎言也有不同，对癌症患者隐瞒病情，是善意的说谎；愚人节里，愚弄朋友，是开玩笑的扯谎；为着面子，掩盖自己隐私，是对他人无害的撒谎；而以损害他人为目的的谎言，或造谣撞骗，或恶意诽谤，或谣言惑众，甚至强奸民意，这便是制造人生苦难的祸端。但是，面对谎言，我们也无须害怕，即便受过骗、上过当、为其所害也无须害怕，因为谎言终究是谎言，谎言永远掩盖不了真实。然而，这里也有必要提醒朋友们，在听到谎言的时候，切不可像唐僧与八戒一样轻易地相信，如若一时间难辨真假，最好遵循那两条古训——听其言而观其行。——兼听则明，偏听

则暗。《西游记》中，唐僧受骗蒙难后，孙悟空因“师父不听人说”，曾说了一句牢骚话：“兄弟们，我等自此就该散了。”这句牢骚话，也颇有耐人寻思的味道。

四、笑的悲剧

孙悟空在狮驼岭又故技重演，他一棍将小钻风压成肉坨，口里念动咒语，摇身变做小钻风模样，敲着梆，摇着铃，混进了狮驼洞。狮驼洞内，当着狮、象、鹏三大王，这冒牌的小钻风，鼓动唇舌，说了一席大话，“我奉大王命，敲着梆铃，正然走处，猛抬头，只看见一个人，蹲在那里磨杠子，还像个开路神，若站将起来，足有十数丈长短。他就那涧崖石上，抄一把水，磨一磨，口里又念一声，说他那杠子到此还不曾显个神通，他要磨明，就来打大王。我因此知他是孙行者，特来报知。”这番大话，凭仗着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神通、降妖除魔的名头、打遍西天一路的威风，真个唬住了三个大魔头。那老魔闻此言，浑身是汗，吓得战呵呵地道：“兄弟，我说莫惹唐僧。如今那孙行者磨棍要打我们，却怎生是好？还关了山门，让他过去吧。”遂急传令：“快早关门！快早关门！”众妖兵把前后门尽皆牢拴紧闭。悟空心惊道：“这一关了门，他再问我家长里短的事，我对不来，却不弄走了风，被他拿住？且再唬他一唬，叫他开着门，好跑。”这冒牌的小钻风又道：“你们若关了门不出去啊，他会变化，一时变了个苍蝇儿，自门缝里飞进，把我们都拿出去，却怎生是好？老魔道：“兄弟们仔细。我这洞里，递年家没个苍蝇，但是有苍蝇进来，就是孙行者。”悟空暗笑：“就变个苍蝇唬他一唬，好开门。”心中想定，手上便做，在脑后拔了一根毫毛，吹一口仙气，即变作一只金苍蝇，飞去望老魔劈脸撞了一头。那老魔慌了道：“兄弟！不停当！那话儿进门来了！”惊得那大小群妖，一个个丫钯扫帚都上前乱扑苍蝇。悟空看着一时忍不住，嘻嘻地笑出声来。感情悟空不宜笑，这一笑笑出原本的嘴脸来了，只被三魔

大鹏雕一把扯住，捆了手脚，装进阴阳二气宝瓶。那阴阳二气宝瓶，是极厉害的宝贝，内有七宝八卦，二十四气，人若装进瓶中，一时三刻，便化为脓血。且看悟空在那瓶中，一会被四十条毒蛇乱咬，一会又被三条火龙缠住，不到半个时辰，便觉得孤拐被烧软了。这时节，钢心铁胆的孙悟空也忍不住掉下泪来。这煎熬火热之苦，只由悟空忍不住一笑而生。这便是孙悟空的笑引生的悲剧。

关于笑，本是人的一种生理现象，比如抓你的痒痒肉，你便会笑个不停，而人的笑更含有心理的因素，比如有人夸奖你漂亮，你会溢出笑容。心理学家将含有心理原因的笑分为三类，一是高兴的笑；二是滑稽的笑；三是扮演语言角色的笑。不过，孙悟空的笑颇为特殊，我们还不能简单地把它归属于哪一类中。从孙悟空三次“唬他一唬”的效果看，老魔确被唬住了，悟空当然为自己的聪明机智而骄傲，这便是笑中的“高兴”因素。从老魔被唬的表情和大小群妖抓苍蝇的行为看，真个把悟空的谎话和骗术当了真，悟空自然觉得有趣，这便是笑中的“滑稽”因素。当然，天大的谎话是悟空说的，劈脸撞头的苍蝇是悟空变的，这又不能不说悟空“扮演着语言角色”。尽管悟空笑的心理动机是复杂的，但是其内在情感无外乎是喜悦。关于喜悦，心理学家萨特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解释，他认为喜悦情绪是一种“动物本能的运动性暴击”的“原始反应”。例如，你喜欢的女性，对你说“我爱你”时，男人常会高兴得跳起来。而不是冷静地思考如何巩固爱情和发展爱情，然后再行动。因而理智在这时会暂时麻痹。我没精研过心理学，便不敢评说萨特的理论，我只觉得这便是孙悟空笑的悲剧的症结。小说中交代，“原来行者有七十二般变化，若是变飞禽、走兽、花木、器皿、昆虫之类，却就连身子滚去了；但变人物，却只是头脸变了，身子变不过来。”关于这一点，悟空自己原

本是清楚的，何况在平顶山时，悟空变作小妖，八戒还告诫过他，“你虽变了头脸，还不曾变得屁股。‘那屁股上的两块红不是？’”此番变化小钻风，一笑露了嘴脸，又被揭起衣裳，查出一身黄毛，两块红股，一条尾巴，验明了正身，这岂不是“理智暂时麻痹”的一笑露了破绽？看来变化成小钻风的悟空，是断然笑不得的，然而绝顶聪明的悟空却鬼使神差地笑了，而且这一笑非同小可，若不是他用三根救命毫毛钻透阴阳瓶，真是险些丧了性命，倘若悟空不笑，他们师徒也就平安走过了狮驼岭。

《伊索寓言》中有句名言，“人们的灾祸常成为他的学问”。可高傲的孙悟空似乎并没有在他的笑的悲剧中汲取什么。那悟空拔下救命毫毛，一根变作金刚钻，一根变作竹片，一根变作绵绳，一顿钻，钻成一个眼孔，而后又将自身变成细如须发、长似眉毛的螭螭虫儿，自眼孔中钻出，且还不走，径飞在老魔头上叮着，当老魔惊叫：“这瓶里空者！”他又忍不住道一声：“我的儿啊！搜者，走也！”此前悟空的笑，就是“忍不住”而失声，这里又是个“忍不住”，想来，悟空毕竟是个猴子，那“动物本能的运动性暴击”是难以抑制的。那悟空跳出洞外，还回头骂道：“妖精不要无礼！瓶子钻破，装不得人了，只好拿了出恭！”更喜喜欢欢，嚷嚷闹闹，踏上云头。不过，我们读孙悟空的人，毕竟不是孙猴了，人不仅要从自己的灾祸中获得学问，而且还要善于从他人的灾祸中汲取教训。我提议，我们读孙悟空的人，要细读孙悟空，及其理智暂时麻痹的喜悦，和由这种喜悦而发出的笑，还有这种笑的悲剧。

五、看老猪干这场臭功

《西游记》中猪八戒这个角儿，也是人们喜爱的西游人物之一。八戒的被人喜爱，自有八戒的爱人儿之处：憨头憨脑的傻样，拙嘴拙腮的长嘴巴，贪吃贪喝的大肚皮，肥敦敦的一身懒肉，针鼻儿那么大点的心眼儿，生来似乎就是一个喜剧的胚子；看见吃的垂涎三尺，碰到魔头退避三舍，遇见女子满脸堆笑，挑起行李便发牢骚，有了挫折就嚷着散伙，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让人觉得俗气的好笑。想来，人们喜欢八戒与喜欢美猴王是决不相同的，对于八戒决没有对于悟空那种崇敬感，只不过是从小八戒身上找乐子而已。不过，国人也有国人的不足。倘在市场上买白菜，只要那白菜烂了片许叶子，便说整个白菜是烂的，定要从称盘上拿掉，换棵好的。有人说，国人这种“以偏概全”的毛病，是人的劣根性在作怪。我不知道这样评论自己的同胞，有没有褒贬失度的偏见，但我觉得这种现象确乎是存在的事实。比如对于猪八戒，只把他当作“丑角儿”，视为笑料，似乎就不那么公平。尽管“西游”故事的编造者，纯心是把猪八戒讲成逗人一笑的“丑儿”，却也费过口舌，讲述过老猪的“英雄创世纪”。在《西游记》六十四回和六十七回中，唐僧师徒过荆棘岭、稀柿衕，要不是八戒开道路，西天取经的大业也就半途而废了。唐僧为此曾说：“注你这场头功。”说来便是一句公道话。

荆棘岭上，唐僧勒马观看，荆棘丫叉，薛萝牵绕，虽是有道路的痕迹，左右却都是荆棘刺针。见此情景，唐僧叫道：“徒弟啊，路痕在下，荆棘在上，只除是蛇蝎地而游，方可去了；若你们走，腰也难伸，教我如何乘马？”悟空也叹道：“路遥千里，真真难行。”沙僧虽有烧荒之计，但正是草木繁